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2卷/(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潘安荣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8386-2

I. ①列… II. ①托…②潘…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文集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572 号

责任编辑 温哲仙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李 博

目 次

袭击	潘安荣 译 (1)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潘安荣 译 (28)
伐林	潘安荣 译 (49)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芳 信 译 (88)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芳 信 译 (104)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芳 信 译 (152)
暴风雪	臧仲伦 译 (219)
两个骠骑兵	芳 信 译 (252)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高加索回忆片断	潘安荣 译 (318)
一个地主的早晨	陈 馥 译 (344)
题解	(396)

袭 击

一个志愿兵讲的故事

—

七月十二号那天，赫洛波夫大尉佩着有穗的肩章，带着军刀，走进了我的窑洞的矮门。他这样装束，我来高加索以后还没有见过。

“我刚从上校那儿来，”他看到我眼里有疑问的神色，就解释说，“明天我们营要出发了。”

“上哪儿？”我问道。

“上 NN。部队在那儿结集。”

“结集以后，大概要有什么行动了？”

“想必是吧。”

“到什么地方去呢？您怎么想法？”

“还有什么可想的？把我知道的告诉您吧。昨天夜里将军那儿派来个鞑靼人，送来一道命令，要我们营开拔，随身带上两天的干粮；至于上哪儿，干什么，时间多久？——这些个，老兄，是用不着问的：奉命走，这就得啦。”

“既然只带两天干粮，可见部队是不会走更久的。”

“唔，这还很难说……”

“那为什么？”我感到奇怪，问道。

“当然有道理！上次去达尔戈^①的时候，带了一个星期的干粮，可是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可以跟你们去吗？”我沉默了一会，问道。

“可以倒是可以的，不过，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您何必冒险呢？……”

“不行，请原谅，我没法听您的话，我在这儿住了整整一个月，就是为了等个机会看看战斗的，您倒要我错过机会。”

“那您就去吧；不过，说实在的，您留下不更好吗？您可以在这儿等我们，打打猎；我们去我们的，靠上帝保佑。那多好！”他的语气极有说服力，我起初真觉得这样很好；但我还是坚决地说，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

“您到那儿有什么好看的呢？”大尉继续说服我，“您想知道战斗是怎么回事吗？读一读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②的《战争记述》吧，那是一本好书：什么军团驻在什么地方，战斗的过程怎么样，这一切都写得很详细。”

“相反，这些我倒不感兴趣。”我答道。

“嗯，那对什么感兴趣呢？大概您就是想看杀人吧？……一八三二年的时候，这儿也有一个不在役的人，好像是西班牙人。跟我们参加过两次行动，披一件蓝斗篷……这小伙子最后给打死了。老兄，这儿谁也不会吃惊的。”

大尉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着实惭愧，可也不想辩白。

“怎么，他很勇敢？”我问他。

“天知道，他老爱跑在前头；哪儿交火，哪儿就有他。”

“这么说，是勇敢的了。”我说。

① 达尔戈是车臣人在阿卡依河右岸一个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村子。其军事领袖沙米尔驻此。本篇所指向达尔戈进军发生于一八四五年，以失败告终。

②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军事史家，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为统帅库图佐夫的副官。著有《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述》。

“不，没有要他去，他偏要去乱跑，这不是勇敢……”

“您认为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勇敢？”大尉重复着说，那样子像是初次遇到这种问题的人。“行动得体的，才是勇敢的人。”他思索了一会。

我想起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大尉的定义尽管在语意上笼统而模糊，我还是以为他们两人的基本思想并不像听起来可能会感觉到的那样不同，甚至大尉的定义比希腊哲学家的定义还要确当些，因为他如果能采用柏拉图一样说法的话，大概他就会说，只怕应该怕的，不怕不应该怕的，才是勇敢的人。

我想把我的意思讲给大尉听。

“是的，”我说，“我觉得，对待每一件危险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从责任心出发去对待，是勇敢，从卑鄙的心理出发去对待，便是胆怯；所以，出于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贪心，去冒生命危险，不能叫做勇敢的人，反过来，出于正当的家庭方面的责任心，或者就是出于一种信念，躲开了危险的，也不能叫做胆小鬼。”

在我说话的时候，大尉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我。

“得啦，这我可就没有能力给您论证啦，”他一边说，一边装着烟斗，“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士官生，也是爱议论哲理的。您就跟他谈谈去吧。他还做诗呢。”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认识大尉，但在俄罗斯就已经知道他了。他的母亲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赫洛波娃，一个小地主，就住在离我的庄园两俄里^①的地方。我动身来高加索以前，到过她家里。听说我能见到她的帕申卡^②（她是这样称呼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大

① 1 俄里合 1.06 公里。

② 帕申卡是帕维尔的小名。

尉来的),这老太太非常高兴,因为我能像一封活的信,把她的饮食起居告诉她的帕申卡,还可以捎个小包裹。这老太太请我吃过美味可口的大馅饼和半只熏鸡后,便到卧室里去,取来一个黑色的、相当大的护身香囊,上面连缀着一根也是黑色的丝带。

“这是法力无边、有求必应的圣母,”她说,画了十字,吻了吻圣母像,就交在我手里,“小兄弟,劳您驾带给他。您可知道,他到高加索去的时候,我做了祈祷,许了愿:如果他能活着,平平安安,我就要定做这个小圣母像。到如今已有十八年了,靠圣母和圣徒保佑,他没有受过一次伤,可是,我看他什么仗没有打过啊!……跟他一起呆过的米哈伊洛,给我说了一星半点儿,您知道,我就吓得魂都没有了。本来,他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他这个人,我的亲爱的,自己打仗的事儿,一句也不在信上提,——怕吓着我哩。”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知道,——那也不是听大尉自己说的——大尉受过四次重伤;不消说,他受伤也好,打仗也好,都没有告诉过母亲。)

“现在就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她接着说,“我捎这圣像祝福他。圣母会保佑他平安的!尤其打仗的时候,千万要他记着挂上。我的小兄弟,你就说:是你母亲这样吩咐你的。”

我答应一准照办。

“我想您一定会喜欢他的,会喜欢我的帕申卡的,”老太太继续说,“他可真好啊!您知道,没有一年他不给我捎钱,还给我女儿安努什卡不少帮助;都单靠一份饷银啊!我从心眼儿里一辈子也忘不了上帝的好处,”她含着眼泪最后说,“他赐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孩子。”

“他常给您写信吗?”我问道。

“很少,小兄弟,一年有个一回,那也是在要寄钱的时候,就画那么三两个字,不然就没有。他说,妈妈,如果我没有给您写信,那

就是我还活着,身体好好儿的,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上帝保佑可别有这样的事儿——没有我的信,人家也会写的。”

我把这位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的时候(那是在我的房间里),大尉要了一张包装纸去,仔仔细细包好,藏了起来。我不厌其详地把他母亲的生活情形告诉了他,他一声也没有吭。待我说完以后,他走到角落里去装烟斗,不知怎的装了老半天。

“是啊,一个好老太太,”他从那儿用几分喑哑的声音说,“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们再见面。”

这两句简单的话表达出了无穷的爱和悲伤。

“您为什么要在这儿服役呢?”我说。

“该这么做嘛,”他坚定地答道,“还有双倍的饷银,对我们穷人是很有用的。”

大尉很节俭:不打牌,难得饮酒作乐,只抽普通的烟,那种烟他不知为什么不叫粗烟末儿,却叫山堡烟。我本来就已喜欢大尉:他有一张普通的沉静的俄罗斯型的脸,对这样的脸尽可以直视而又令人感到舒服;这次交谈后,我对他更是由衷地敬爱了。

二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大尉找我来了。他穿着没有佩肩章的破旧的外衣,一条列兹金^①式的肥裤,头上戴着白羊皮高帽,帽上发黄的羊毛耷拉了下来,肩上挎着一把蹩脚的亚细亚军刀,骑一匹白白的不高的马,这马低了头,小步跑着,不停地摆动着稀疏的尾巴。敦厚的大尉身上不仅没有多少英气,而且也谈不上漂亮,但是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泰然,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我一分钟也没有让他多等,立刻跨上马,跟他一起出了要塞的

^① 列兹金人是住在高加索的一个少数民族。

大门。

部队先走一步，已在我们前面二百来俄丈^①远的地方，看上去像一长溜黑压压晃动不定的东西。只是凭了那如林的刺刀，间或还传来士兵唱歌，击鼓，以及我在要塞里已欣赏过好几回的六连一个优美男高音伴唱的声音，才可以一猜就着，那是步兵队伍。道路在又深又宽的山谷中间沿着一条小河伸展开去，小河这时候正在使性子，也就是在泛滥。一群野鸽在河边飞转忙碌，一会儿落在石岸上，一会儿又腾空飞起，迅速地打几个盘旋，就飞得看不见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山谷右边的顶上已被照亮了。灰色的、白刷刷的岩石，苍黄的苔藓，一丛丛缀满露珠的滨枣，石枣，叶榆，在明晃晃、金灿灿的朝阳辉映下，显得格外清晰明丽；另外一边，以及浓雾弥漫缭绕的凹地里，却依然那么潮湿，昏朦，泛着淡紫色，浅黑色，黛色，白色等等难以捉摸的错杂的颜色。纵目望去，在郁郁苍苍的地平线上，一带白皑皑、没有光泽的雪山赫然巍耸，山影和轮廓突兀险怪，连微细之处都极幽美。在高草丛中，蟋蟀、蜻蜓和数不清的其它昆虫醒过来了，空中充满了它们清亮的不绝的鸣声，有如无数小铃在耳际玎玲鸣响。空气中散发着水、雾和青草的气味。总之，是一个美丽的夏天的清晨。大尉用燧石打出火，抽起烟斗来；那山堡烟和火绒的气味，我觉得特别好闻。

为了快一些赶上步兵，我们顺着道边走。大尉显得比平日更见沉思的样子，嘴里一直含着达格斯坦的烟斗。他的坐骑左右晃着，每走一步，大尉的脚跟便碰一下马肚。在湿漉漉的高草地上，马蹄踩出了隐隐约约的深绿色的足印。一只雉鸡尖叫着从马蹄边扑刺刺飞起，慢慢地升到空中，要是有人听到，是会禁不住浑身发抖的。大尉却毫不在意。

我们正要追上部队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奔驰的马蹄声，接着就

^① 1 俄丈合 2.134 米。

有一个身穿军官服、头戴白色高皮帽的漂漂亮亮的青年赶上来。他到了我们身边，微微一笑，向大尉点点头，又把鞭子一扬……我只来得及看到，他那坐鞍子和握缰绳的姿态都好像显得特别文雅，他的眼睛乌黑而俊美，鼻子小小的，很秀气，胡子才有点影子。尤其使我喜欢的是，他发现我们在端详他，便不由得微微一笑。单凭这一笑，就可以断定他还很年轻。

“他又要到哪儿去？”大尉露出不满的神气，依然含着烟斗，喃喃说道。

“这是谁啊？”我问他。

“准尉阿拉宁，我连里的一个尉官……上个月才从中等武备学校来的。”

“大概他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吧？”我说。

“所以高兴极啦！”大尉答道，深思地摇摇头，“年轻啊！”

“怎么不高兴呢？我理解，青年军官对这事儿准是很感兴趣的。”

大尉沉默了两三分钟。

“所以我说：年轻啊！”他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一点儿没有经历过，才会高兴哩！常要这么去打仗，就不会高兴了。我们假定现在有二十来个军官，这些人当中，准有人会死伤的。今天我，明天他，后天第三个人：这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三

灿烂的太阳刚从山背后爬上来，照亮了我们正走着的山谷，缭绕的雾气消散了，天气也就热了起来。士兵们背着枪和背包，在尘土弥漫的路上缓缓地走着；队伍里有时发出小俄罗斯人的语声和笑声。几个穿白制服的老兵，大都是军士，含着烟斗在道边走着，老成持重地说着话。满载的三套车稳稳移动着，扬起浓密滞重的

尘土。军官们骑马走在前面；有的军官在施展骑马术，也就是扬鞭纵马，让马跳三四步，又骤然停住，并掉过马头来这一套花样；其余的军官在听歌手们唱歌，那些歌手不怕天气闷热，不倦地唱了一支又一支。

一个亚细亚人打扮的英俊的高个子军官，在团里以天不怕地不怕，并且无论对谁都能当面直言不讳而闻名，他骑一匹大白马，同几个骑马的鞑靼人一起，在步兵前面百来俄丈远的地方走着。他穿着镶绦子的黑棉衣，配上同样的护腿，同样的紧梆梆的镶绦子的新平底软皮鞋，棉衣外面加一件黄色的束腰无领袍子^①，头上戴一顶高高的向后折弯一截的皮帽。几条银线绦带从胸前搭到后背上，后背的绦带上挂着撒火药器和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手枪和一把银套匕首佩在腰带上。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腰上还有一把军刀，装在镶金线绦的红色精制山羊皮鞘里，肩上还有一支套黑套子的步枪。从他的穿着、举止、骑马的姿态，总之从他的一举一动看来，他显然竭力要模仿鞑靼人的样子。他甚至还用我所听不懂的语言向一起走着的鞑靼人说些什么；不过从鞑靼人彼此交换疑惑的好笑的目光看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听懂他的话。他是属于我们那些深受马尔林斯基^②和莱蒙托夫小说影响的青年军官、勇敢骑士之类的人。这些人正是透过穆拉-努尔一类当代英雄的棱镜来看高加索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仿效那些榜样的。

譬如这位中尉，他也许是喜欢上流社会的正派女人和将军、上校、副官等有地位的男人的——我甚至相信他是非常喜欢这上流社会的，因为他是一个虚荣心极重的人。不过，他认为必须拿出自己粗鲁的一面来对待有地位的人，尽管他要粗的时候也极有分寸。所以，要塞里来了什么贵妇人，他就认为应该单穿一件红衬衫，光

① 这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人穿的袍子。

② 马尔林斯基是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阿·别斯图热夫(1797—1837)的笔名，文中穆拉-努尔是其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脚套上平底软皮鞋,带上几个库纳克^①,到她窗口走来走去,尽量放开嗓门叫骂——这倒并不是有意侮辱她,而是想叫她看看他的一双脚有多么好看多么白,她尽可以来爱他,既然他本人有这个意思。或者,他常在夜里带了两三个归顺的鞑靼人,上山埋伏在路边,守候不归顺的过路的鞑靼人,把他们打死,虽然他内心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这种做法根本谈不上什么勇敢,却还是认为,那些为了某种缘故使他失望、并且仿佛引起他鄙视和憎恨的人,他必须叫他们吃吃苦头。他身上有两件东西是从来不取下来的:一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很大的圣像,另一件是佩在衬衫外面的匕首,这匕首是连夜里睡觉的时候都不离身的。他心底里认定他有仇人。他要自己相信,他必须向某人报仇,以血来雪耻,这是他最大的乐事。他深信,对人类憎恨、报仇和鄙视的感情,是最崇高的、富有诗意的感情。但据后来我所见到的他的情妇——自然是契尔克斯^②女人——说,他倒是个最善良、温顺不过的人,每天晚上总要写他极不愉快的笔记,还在带格的纸上算账,跪着向上帝祷告。他只是为了装成符合自己心意的人,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因为他的同僚和士兵没能照他的心意来理解他。有一次同几个库纳克到路上去夜袭时,他的子弹打伤了一个不归顺的车臣人^③的腿,俘虏了过来。此后这人在中尉那儿住了七个星期,中尉替他治疗,照料他,像对待密友一样,等那人痊愈后,竟把那人放了,还送了他一些礼物。后来在一次出征中,中尉一面随着拉开的队伍后退,一面向敌人还击,这时,只听得敌人当中有人叫他的名字,原来正是被他打伤过的那个库纳克策马走到阵前来,做手势请他过去。中尉到了库纳克跟前,握了握他的手。山民们站在稍远的地方,不开枪;但等中

① “库纳克”意为“朋友”,高加索山民用语。——作者注。

② 契尔克斯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

③ 车臣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另一个少数民族。

尉一掉转马头,就有好几个人开枪打他,一颗子弹从背后穿进了他的腰部。还有一回,我是亲眼见来的,那是夜里要塞失火,两个连的士兵正在救火,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骑着一匹黑色的马,被深红的火光照得通亮,分开众人,直奔失火现场。到了跟前,中尉跳下马,冲进了一边着火的房子。过了五分钟,中尉从那里出来,头发烧焦了,胳膊也烫伤了,怀里揣着两只从烈火中救出的小鸽子。

他姓罗森克兰茨;但他常常谈起自己的族系,举出理由来说原先是瓦兰人^①,因此确凿证明他和他的祖先都是地道的俄罗斯人。

四

太阳走完了一半路程,把炙人的光芒透过炎热的空气投射到干燥的土地上。天空万里一碧,只有雪山脚下才有几抹淡紫色的云。空气凝然不动,满空像布着透明的灰尘;天热得不可忍受。部队中途走到一条小溪旁边,才稍事休息。士兵们架好枪,纷纷向小溪奔去;营长拿鼓垫着坐在阴影里,胖胖的脸上显露着一营之首的神气,同几个军官准备吃点心;大尉躺在连队辎重车下的草地上;勇敢的中尉罗森克兰茨和还有几个青年军官铺开毡斗篷坐在上面,打算痛饮作乐,因为他们身边已摆好水壶,酒瓶,歌手们在他们面前站成半圆形,兴高采烈,模仿列兹金女人的声音,夹着口哨声,唱起高加索的舞曲:

多少年来,

① 是古代俄罗斯人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称呼。据传说,有瓦兰人三兄弟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曾被俄罗斯人请到本国来统治(9—11世纪);另有大批瓦兰人来东斯拉夫充当雇佣军;此外还有一些瓦兰商人。他们最终和东斯拉夫民族同化。罗森克兰茨是德国人的姓,应是德国人,但他自称是瓦兰人,以此证明纯属俄罗斯人。

沙米尔^①领头暴动，
特拉拉，拉塔塔，
沙米尔领头暴动。

早晨赶过我们的那个年轻准尉也在这些军官中间。此人有趣极了：两眼炯炯放光，说话有些语无伦次；竟想同所有的人接吻表示亲热……可怜的孩子哪！他还不知道，他那举动会使自己显得多么可笑，他那坦率的态度，他那硬要大伙接受的一片情意，不会像他所想望的博得人家的欢心，反而只会遭到讥笑，——他也不知道，当他满脸红扑扑的，终于扑倒在斗篷上，拿一只手支着头，把乌黑浓密的头发撩到后面去的时候，他是多么招人疼爱。两个军官坐在辎重车下面，在食品箱上拿纸牌玩“捉傻瓜”。

我好奇地细听士兵和军官们的谈话，用心注视他们脸上的表情；可是我无论在谁的身上也看不出我自己所感觉到的不安的影子；戏谑，纵笑，讲故事，显出大家对面临的危险都毫不介意。就好像不能设想：某些人已经注定不会从这条路上返回了！

五

晚上六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疲乏不堪，走进了 NN 要塞宽阔的加固的大门。夕阳西下，玫瑰红的斜晖照着美丽如画的小炮垒，要塞四周白杨参天的花园，泛黄的庄稼地，簇拥在戴雪的山脉旁边的白云，这白云好像仿效山脉，也是连绵不断，显得奇特而优美。一钩新月像小朵透明的云彩，升上了地平线。大门附近的村子里，有个鞑靼人在平房顶上召唤教徒去祈祷；歌手们重新欢快而有力地唱起来。

① 沙米尔(1799—1871)，高加索山民反抗沙皇殖民者和地方封建主的解放斗争的领导者。

我休息了一会,把身上的衣服稍稍整理了一下,就去找一个认识的副官,想请他把我的意图报告将军。从我所驻的郊区出发,一路所见 NN 要塞的景象全然出乎我的意料。一辆精巧的双座马车从我身边擦了过去,里面露出一顶时兴的女帽,还飘出几句法国话。要塞司令家的窗户开着,传出走了调的蹩脚钢琴弹的《丽赞卡》或《卡坚卡-波尔卡》之类的曲子。我走过一家小酒馆时,只见几个司手手拿香烟,坐在那里喝酒,我听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对不起……要说政治,我们的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是首屈一指的太太了。”一个驼背的犹太人,穿一件破旧的常礼服,面有病容,用刺耳的破烂手摇风琴拉着《露契娅》^①中的最后乐段,琴声传遍了整个城郊。两个女人穿着窸窣做声的衣服,扎着丝头巾,手里举着鲜艳的彩伞,在木板铺的人行道上从我身边袅袅婷婷走过去。两个姑娘,一个穿粉红色衣服,另一个穿天蓝色衣服,没有扎头巾,站在低矮的小房子的墙坎前,发出一阵阵不自然的媚笑,显然想招引过路军官注目。军官们穿着新的制服,戴着白手套,佩着闪闪有光的肩章,在街上和林荫道招摇而过。

我在将军寓所的楼下找到了我的熟人。我说明了来意,他就说很容易办到;他的话音刚落,只见我刚才遇到的那辆精巧的马车从我们窗外隆隆驰过,停在台阶旁边。车里出来一位个子高大、体态英俊、穿步兵制服、佩少校肩章的汉子,径直去找将军。

“哎,请原谅,”副官从座位上站起来对我说,“我得去通报将军。”

“是谁来啦?”我问。

“伯爵夫人。”他答罢,就一边扣制服,一边跑上楼去。

过了几分钟,一个身材不高但仪表堂堂的人,穿一身不戴肩章的常礼服,纽扣上挂着白十字架,走到台阶上来。那个少校,副官,

① 即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作的三幕歌剧《拉美莫尔的露契娅》。

还有两个什么军官，也跟着他出来。将军的步态，声音，一举一动，都显出他是一个深知自己身价不凡的人。

“Bonsoir, madame la comtesse.”^①他说着，把一只手伸进马车窗口。

一只戴细软羊皮手套的纤手握了握他的手，一张在黄色帽子覆盖下的秀媚的笑脸在马车窗口露了出来。

他们总共只说了几分钟的话，我只是从旁边走过的时候听见将军微笑着说：

“Vous savez, que j’ ai fait vœu de combattre les infidèles; prenez donc garde de le devenir.”^②

车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Adieu donc, cher général.”^③

“Non, à revoir,” 将军说着，一步一步上着台阶，“n’ oubliez pas, que je m’ invite pour le soirée de demain.”^④

马车继续隆隆上路。

我回来时，心里想道：“瞧这位将军，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官衔、财产、显贵，他都有了——这么一位人，竟还能在只有上帝才知道会怎样了结的战斗之前，跟漂亮的女人开玩笑，答应第二天到她家去喝茶，就好像是在舞会上见到她似的。”

就在那副官房间里，我还遇到一个人，叫我更加吃惊。那是 K 团的一个年轻中尉，模样几乎像女性一般温柔和胆怯，他来找副官发泄满肚子的怨气，说人家暗中反对他，不让他参加这次战斗。他说这种做法可恶已极，这不是同事式的态度，他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① 法语：晚上好，伯爵夫人。

② 法语：您知道，我已经发誓要同异教徒（也可作“不忠实的人”解，这里是双关语）作战，所以请您小心，可别做异教徒。

③ 法语：那就别了，亲爱的将军。

④ 法语：不，再见，不要忘了我明天晚上一定到您家来玩。